宣帝紀

南郡太守同郡楊俊　按魏志俊爲南陽太守非南郡也

太和四年泝沔而上至于朐腮拔其新豐縣　此非京兆之新豐其地當在巴東郡而晉宋二志皆無此縣太平寰宇記開州開江縣本漢朐腮縣地蜀先主建安二十一年於今縣南二里置漢豐縣以漢土豐盛爲名當即此新豐也魏雖拔之而不能守

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　按禮志魏朝初謚宣帝爲文侯

錢大昕學

景帝爲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然則初謚文無貞字也禮志及文帝紀並稱舞陽宣文侯宋書禮志同此云文宣亦轉寫之誤

景帝紀

及宣帝薨按宣景文三帝之卒紀皆書崩用陳承祚魏志之例也此薨字乃後人所改

謚曰武公按仲達子元皆封舞陽侯而謚云武公者以官三公故也宣帝謚曰文貞貞亦當爲公之譌矣禮志稱文侯武侯則以爵稱之

武帝紀

泰始二年詔本爲縣侯者傳封次子爲亭侯爲鄉侯爲關
內侯　亭侯之下不當有爲字
三年　本紀例當書而遺漏者如諸州分置皆書而泰始
三年分益州爲梁州太安二年復分益州爲寧州並失
書諸王初封皆書而泰始中封隨王遹（職官志作萬）惠帝時
封新野王歆南平王祥淮陵王漼懷帝時封豫章王詮
豫章王端元帝時封譙王承並失書諸帝廟號皆書而
孝武廟號烈宗失書三公蘑皆書而義熙三年司徒揚
州刺史王謐薨失書南渡以後荆州都督刺史皆書而
太元九年桓石民除荆州失書河西張氏子弟嗣立皆

書而太寧元年張茂卒兄子駿嗣失書
七年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寧州　按地理志分益州之
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爲寧州紀不及交
州略也
九年二月立安平亭侯隆爲安平王　本傳作平陽亭侯
咸寧元年八月以故太傅鄭沖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
裴秀驃騎將軍王沈安平獻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
賈充太尉陳騫中書監荀勗平南將軍羊祜齊王攸等
皆列于銘饗　按鄭沖傳咸寧初有司奏沖與安平王
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荀顗傳咸寧初詔

論次功臣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石苞傳咸寧初詔苞等竝爲王功列于銘饗裴秀傳咸寧初與石苞等竝爲王公當作功配享廟庭荀勗傳咸寧初與石苞等竝爲佐命功臣列于銘饗賈充傳與石苞等爲王功配饗廟庭又安平王孚齊王攸傳竝有配饗太廟之文獨王沈何曾陳騫羊祜四傳略不及之昔漢宣帝圖畫功臣于麒麟閣班史於蘇武傳末述其事列敘十一人官位姓名它傳及本紀不復更書明帝圖畫中興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范史亦僅一見于馬武傳末蓋史例之簡嚴如此今鄭沖等銘饗事已

見本紀而傳復重述之且又有書有不書文既缺複而
紕漏之譏轉難免矣

三年正月立安平穆王隆弟敦爲安平王　按安平王孚
傳隆立四年咸寧二年薨無子國絕又常山王衡傳無
子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爲嗣依二傳所言隆以無
子國除而敦所嗣者乃常山王衡也今攷隆以咸寧二
年薨次年卽立其弟承安平之封葢邕爲孚世子大宗
不可絕故以敦後之隆雖無子國固未嘗絕也若衡之
卒杜泰始二年距咸寧三年已十載矣又不應至是始
爲立嗣也禮志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

繼獻王後此可證二傳之誤

五年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　按束晳傳作太康二年衛恆傳作太康元年與紀互異趙明誠金石錄据太公廟碑及荀勖序穆天子傳俱云太康二年以正晉紀年月之誤其說固確胜亦未檢束衛兩傳也（杜預春秋後序亦作太康元年）

太康九年十二月立河間平王洪子英爲章武王　按河間王洪傳洪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繼義陽王望叟立混爲洪嗣未知孰是又齊王冏子有名英者不應與章武同名此英字疑誤

惠帝紀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　按年號當以後改者爲定是年正月詔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其三月誅太傅楊駿等大赦改元以諸志傳參校之蓋改永平爲元康也永平紀元僅二月餘元康紀元乃有九年其不應書永平審矣又史書改元之例凡年號已冠於年首者不更書如武帝紀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太康元年三月乙酉大赦改元不云改元咸寧改元太康也若一歲頻改元者則以後改之元冠於年首而不更書其餘則書以別之如惠帝紀永興元年春正月改元永

安七月改元建武冬十一月雷臺改元復爲永安十二月大赦改元不云改永興者已冠年首故也今此年於正月改元則書永平三月改元不書元康正與永興元年之例相合可證古本亦必以元康冠年首校書家不知而妄改爾

五月甲戌毗陵王軌薨　按武十三年傳毗陵悼王軌年二歲而天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又武帝紀太康十年十一月立始平王子儀爲毗陵王楚王瑋初封始平王儀與義古字相通卽一人也軌之薨不當杜惠帝時紀殆誤矣

八月己巳進西陽公羡爵爲王　按地理志西陽縣屬弋陽郡別無西陽郡之名蓋志之漏也以羡傳攷之元康初羡由西陽縣公進封郡王惠帝還洛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復以鄴鄴春益之期思西陵鄴鄴春四縣元屬弋陽則西陽卽弋陽所分矣而傳以期思西陵繫之汝南是此二縣又嘗改隸汝南亦志所不載也

成帝咸和初羡降爲弋陽縣王而西陽國除爲郡紀傳所載西陽太守有蔣舜樊峻鄧嶽曹據何元度桓沖桓嗣孟懷玉徐浩諸人

二年十月太原王泓薨　按太原王輔傳子宏立元康中

爲散騎常侍後徙封中邱王三年蒙以紀證之則太原未有徙封之事而名亦互異此必有一誤矣高密王泰傳封隴西王改封高密而惠帝紀元康九年仍書隴西王泰蒙亦紀傳牴牾之證

五年十月武庫火　五行志壯閏月庚寅

永康元年正月己卯日有食之　按上書正月癸亥朔則己卯爲月之十七日必無日蝕之理恐傳寫錯亂耳天文志亦與此同

永寧元年三月倫遣其將閻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崤坂

按齊王冏傳倫遣其將閻和張泓孫輔出崤坂趙王

倫傳孫輔等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張泓閻和等率九千人自堺坂關出皆與紀異地理志陽城縣有鄂阪關郎堺坂也新城縣有延壽關郎關也

六月封路季小黃公衛毅平陰公　齊王冏傳路季作路秀平陰作陰平

八月徙南平王祥爲宜都王　按吳王晏傳子祥嗣淮南王允其初封南平改封宜都傳俱不載

永興元年十二月詔齊王冏前應還第長沙王乂輕陷重刑封其子紹爲樂平縣王以奉其嗣　按齊王冏傳永興初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爲縣王以繼冏祀超

與紹本一人轉寫之譌當以超爲正也

二年四月詔封樂平王紹爲齊王　按齊王冏傳光熙初追復王本封以子超嗣爵未詳孰是

八月驃騎將軍范陽王虓逐冀州刺史李義　按本傳虓爲劉喬所破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蓋卽逐義而代之也虓旣得冀州引兵再渡河而喬遂敗此先後之可攷者紀先書逐李義於八月而於九月書劉喬破虓于許昌似失其次李義當作溫羨以劉琨溫羨二傳證之可知

光熙元年八月驃騎將軍范陽王虓爲司空　本傳作司徒

懷帝紀

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　按武帝紀太康十年立皇子熾爲豫章王此誤

光熙元年十一月立妃梁氏爲皇后　史不爲后立傳不知其本末按太平御覽引臧榮緒晉書云梁皇后諱蘭璧安定人祖桓漢季儀同三司父芬司徒后初爲豫章王妃懷帝卽位爲皇后永嘉中沒于賊此條可補晉書之闕

十二月己亥封彭城王植子融爲樂城當作成縣王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于雍谷　按河間王顒傳永嘉初詔書

以顒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又成帝紀咸和五年九月甲辰徙樂成王欽爲河間王六年六月景申復故河間王顒爵位封彭城王植子顒顒字疑誤爲樂成王此二紀一傳之文皆舛錯不完今參而攷之樂成王融之封本以嗣顒而懷紀乃書于顒被殺之前顒方就徵且有三子必不預爲立後且雍谷之殺與樂成之封必非一日紀所書既未足信傳云永嘉初詔書以顒爲司徒攷永嘉改元尚杜光熙

後一年顯已先死矣此又傳之失也懷帝時既爲顯立後當復其爵位矣何以咸和六年始云復顯爵位葢河間郡也樂成縣也樂成之封本由罪降至咸和五年欽始復河間本封因請追復顯爵此事理之應有者而其下又云封彭城王植子顯爲樂成王則恐有誤欽已嗣顯不當更有嗣樂成者且亦不當與顯同名殊可疑也

永嘉元年七月以平東將軍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鄴　按元帝紀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輔國將軍尋加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俄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

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是琅邪鎮建鄴以前已轉安東將軍矣王導傳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此其證也

八月分荆州江州八郡爲湘州　按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是九郡非八郡也其長沙六郡舊俱屬荆州惠帝元康元年分桂陽屬江州紀稱分荆州江州不及廣州誤矣

四年十一月加涼州刺史張軌安西將軍　按軌傳永興中已加安西將軍及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等率州

軍擊破之懷帝嘉其忠進西平郡公不受肰則永嘉四年所加者乃西平之封非安西將軍也

六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牛斗天文志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閒

按元帝紀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閒王廙傳亦云臣以壬申歲永嘉六年歲杜壬申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於牽牛肰則此紀及天文志竝脫鎮星二字矣予友褚刑部寅亮言七月斗建申日杜鶉尾之次去星紀極遠太白日前後最遠不過四十五度何緣違日而杜斗牛女之閒若杜九月十月之交或有此事耳恐七月當爲十月之譌

愍帝紀

建興元年五月詔琅琊王曰前得魏浚表　時浚屯兵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故得上表長安或疑爲王浚之譌者非是

十月荆州刺史陶侃討杜弢黨杜曾于石城　以杜弢杜曾二傳攷之曾不與弢同黨

二年六月劉曜趙冉寇新豐諸縣　劉聰載記作趙染

元帝紀

建武元年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　匹磾傳不言封渤海公

單于廣甯公段辰遼西公段眷　段辰者涉復辰也段眷者疾陸眷也各稱一字者省文

太興元年十二月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以叛　此周撫一名堅沛人非周訪之子撫也

永昌元年四月吳國內史張茂　此又一張茂與涼州刺史同姓名

七月王敦自加兗州刺史郗鑒爲安北將軍　按鑒非敦之黨且亦不可云自加也以敦傳攷之當是自領江州牧與郗鑒事初不相涉蓋傳寫有脫文

成帝紀

咸和四年八月劉曜將劉允等帥眾侵石生　此與江州刺史劉允同時而又同姓名

九年六月乙卯太尉長沙公陶侃薨　侃傳作七年誤也

咸康四年八月分寧州置安州　攷地理志是時所分者牂柯夜郎朱提越巂四郡也前此惠帝太安二年（華陽國志作元年）復置寧州不書于本紀則此寧州無根矣志又載李壽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巂河陽六郡爲漢州攷咸康四年正李壽僭位之日雖立此州亦未能盡有其地也

七年十二月罷安州　地理志杜八年

穆帝紀

永和四年九月景申慕容皝死子雋嗣僞位　按皝雖稱燕王尚稱臣于晉雋嗣位之始未僭帝號於例不當書僞位也

五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北伐　褚裒傳作徐龕按太山太守徐龕先已爲石勒所殺當從紀

七月王龕李邁及石遵將李農戰于代陂　李農裒傳作李菟

七年八月冉閔豫州牧張遇以許昌來降　按是時洛陽亦入於晉故九月卽有修復山陵之使也洛陽晉之故

都準以史法其得與失皆當大書於本紀乃晉史於永和七年太元九年收復洛陽皆略而不書失輕重之宜矣攷永嘉五年辛未劉聰陷洛陽厥後淪於劉石者凡四十年至永和七年辛亥石氏亂而晉復有之桓溫因有移都之議越十有四年爲興寧三年乙丑而爲慕容恪所陷苻堅滅慕容氏洛陽又入於秦前後陷沒凡十有九年至太元九年甲申苻氏亂而晉再有之越十有五年爲隆安三年己亥復爲姚興所陷又十有七年爲義熙十二年丙辰劉裕北伐後秦將姚光以洛陽降而晉三有之及宋武受禪洛陽猶杜晉域也東晉君臣雖

偏安江左猶能卓然自立不與劉石通使舊京雖失旋亦收復視南宋之稱臣稱姪恬不爲恥者相去霄壤矣詎可以清談輕之哉

簡文帝紀

咸安元年十一月以冠軍將軍毛武生都督荆州之沔中揚州之義成諸軍事　按毛穆之傳武生穆之小字徙督揚州之義成荆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紀不書雍州京兆者闕也荆州五郡謂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也據桓沖傳孝武太元中僑置雍州於襄陽刺史常兼督襄陽諸郡

二年七月立會稽王昌明爲皇太子　按孝武紀帝諱曜字昌明此稱字不稱名蓋以字行也

孝武帝紀

太元四年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天文志作閏月

十四年六月使持節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桓石虔卒　以列傳攷之石虔但爲豫州刺史其爲荆州刺史者桓石民也

安帝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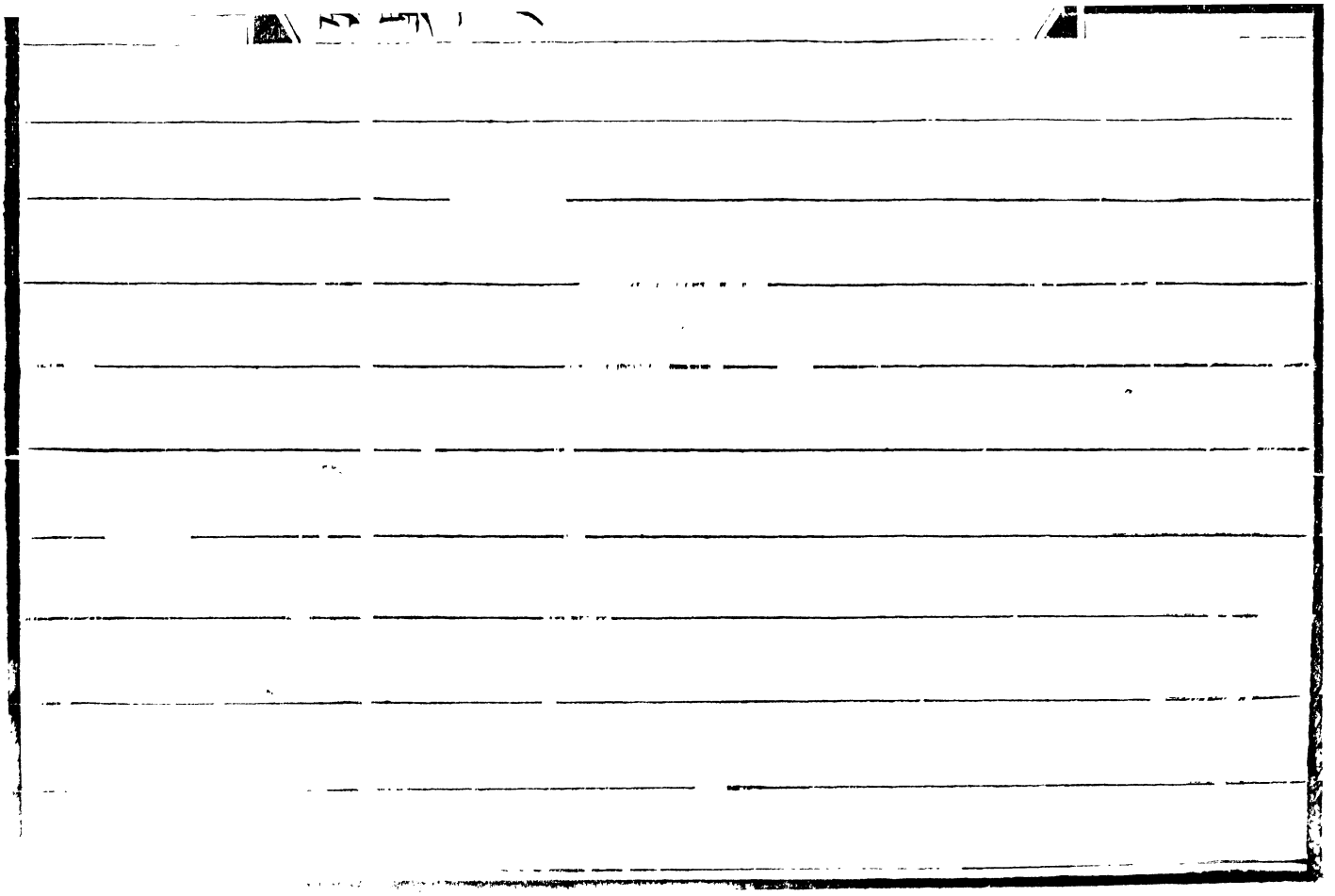
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陷會稽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竝委官而遁吳興太守

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　按孫恩傳桓謙作桓謹魏隱作魏僞司馬逸作謝逸南史孝義傳作司馬逸之

元興元年二月桓玄敗王師于姑孰譙王尚之齊王柔之竝殺之　按桓玄傳玄至姑孰攻譙王尚之尚之敗玄入京師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據本紀在三月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毛泰弟遂荀邃庾楷父子袁邈譙王尚之等收則尚之殺杜三月玄入京師之後不當杜二月也

義熙五年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寇滎陽豫陽平太守劉千載南陽太守趙元竝爲賊所執　按南陽與滎豫相去甚

遠宋書武帝紀作濟南似爲近之予攷是時陽平與濟陰皆寓治宿豫則趙元當是濟陰太守不特非南陽恐亦非濟南也



錢大昕學

天文志上

攷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　此周徑之率蓋王蕃所刱其後祖沖之定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徑七周廿二較此數稍弱

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　按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徑四十五周百四十二之率約之當云徑三十三萬九千四百一里此二字當是三之譌

天文志中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　按隆安紀元止於五年其明年改元元興矣此云十六年誤

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　按武惠二紀俱云以己酉崩相差十一日且是歲正月改元太熙四月武帝崩太子即位乃改永熙以先帝之崩繫之後君之年亦非也

安帝隆安二年郗恢遣鄧啟方等　本紀作鄧啟

義熙元年十一月荊州刺史魏詠之卒　此卷書詠之卒而下卷書詠之蓡此卷書左僕射孔安國蓡下卷書卒又下卷永和五年征北大將軍褚裒卒其下即書裒蓡

史之無定例如此

七年七月朱齡石尅蜀蜀人尋反又討之　按安帝紀齡石以義熙八年西伐九年七月克蜀此云七年誤也下條卽有九年七月朱齡石滅蜀之文其不相檢照如此

下卷亦引齡石克蜀事誤與此同

惠帝光熙元年十二月太白犯塡星是後河間王爲東海王越所殺　按河間王顒爲南陽王模所殺模雖黨於越未可偫稱越殺之

天文志下

孝武太元二年九月壬午太白晝見杜角角兗州分野升

平元年五月大赦　按升平杜太元之前大赦亦與上事無涉當是錯簡

義熙十二年七月劉裕伐姚泓十三年八月擒姚泓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一月紀作十二月　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虜寇長安雍州刺史朱齡石陷沒十二月帝崩　按穆之卒亦杜十三年而朱齡石陷沒及安帝崩俱十四年事義熙紀元終于十四年不得更有明年志皆誤

地理志上

始皇初幷天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

九江鄣郡會稽潁川陽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爲三十六郡也此史臣本注蓋用裴駰說王伯厚云三川漢河內河南兩郡鄣郡漢丹陽郡碭郡漢梁國泗水漢沛郡薛郡漢魯國九原漢五原郡黔中漢武陵郡內史漢三輔及恆農郡予按漢志武陵郡高帝置不云卽秦之黔中（後漢書南蠻傳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王氏之說本此）而丹陽郡但云故鄣郡不云秦郡疑鄣郡亦漢初所置也

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　按漢志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

是內史不杜三十六郡之內也漢志言秦所置郡凡三十三合南海三郡爲三十六閩中則漢武平閩粵後虛其地而不有故漢志不之數也此以鄣黔中爲秦置幷內史爲三十六郡合閩中南海諸郡爲四十皆與漢志異

漢祖革秦之敝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勃海廣漢涿郡合二十三也三內史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曰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爲京兆馮翊扶風是爲三輔也　按志以內史分三部與新置郡國二十三適合二十六之數故引漢志以實之肰漢志謂文景各六

武帝二十六與此皆不相應單舉斯語未免傅會又攷漢志梁國卽秦碭郡非高帝所增信都國亦無高帝置之文則仍不能强合也河上渭南中地三郡雖高帝所置厥未幾而廢仍爲內史三輔之分實自武帝始

文增厥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西膠東河閒廬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按廣平非文帝所置當置於武帝初王溫舒爲廣平都尉此其證也後爲平干國文帝建國九其一乃濟北也武帝時幷入泰山郡膠西國宣帝改曰高密

景加其四濟北濟陰山陽北海也宣改濟北曰東平按景帝建國九濟川濟東山陽濟陰江都中山廣川清河常山也置郡一北海

也中山清河常山皆高帝所置郡濟川後廢故漢志云景帝增六也志失舉江都廣川又誤以濟東爲濟北不知濟北乃文帝所置也濟東國除爲大河郡宣帝改爲東平國此云改濟北曰東平大謬廣川卽信都信都國立於元哀之世而志謂高帝時已有之亦誤

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犍爲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都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恆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按廣陵卽景帝所置江都國非武帝卅置武帝建國三平千卽廣平眞定泗水也志皆失舉

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也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按漢志所載郡國一百三正元始二年以前之制此云百一十有一者誤也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四郡後廢南海蠻林日南卽秦之南海三郡而閩中郡則漢未嘗置王伯厚謂除此入郡正合漢志一百三之數愚以爲猶未盡也分內史爲三輔視秦僅增其二梁國卽秦碭郡不當重出而武帝所置眞定泗水志猶遺之秦泗水郡漢改爲沛郡漢之泗水國則分東海置非一地也

光武投戈之歲杜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幷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

膠東六安廣陽定泗水廣陽以後漢書光武紀續漢郡國志參考之光武所省郡國凡十此志尚失載河閒廣平二國或疑河閒以復置故不書則廣陽後亦復置何以仍載乎明帝置一永昌也章帝置二任城吳郡按分會稽置吳郡杜順帝時志以爲章帝置蓋承續漢志之文而誤以吳郡當之不知章帝所置任城之外固有阜陵國也志於揚州篇仍云順帝分會稽立吳郡一卷之中前後自相牴牾和順改作其名有九和置濟北廣陽順改淮陽爲陳改楚爲彭城濟東爲東平臨淮爲下邳千乘爲樂安信都爲安平天水爲漢陽按和帝所置尚有河閒國志卻失載臨淮爲下邳天水爲漢陽明帝所改也淮陽爲陳楚

爲彭城千乘爲樂安和帝所改也明帝改信都爲樂成安帝又改爲安平東平則西京舊國也志並以爲順帝所改失之甚矣

而郡國百有八焉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六少前漢三也按前漢郡國百有三自光武至順帝幷省者八眞定城陽泗水淄川高密膠東六安河間廣平廣陽分置者四永昌任城濟北吳郡改舊名六因舊八十九又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廣漢屬國後爲陰平郡蜀郡屬國後爲漢嘉郡犍爲屬國後爲朱提郡居延屬國後爲西海郡遼東屬國後爲昌黎郡張掖屬國後不見故續志云郡國百五也此志皆誤

桓靈頗增于前復置六郡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鄱陽廬陵按博陵郡

桓帝延熹元年分中山置本紀有明文靈帝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見秦州記劉昭所引此外別無置郡之證劉昭注續漢志云興平二年孫策分豫章立廬陵郡建安十五年孫權分豫章立鄱陽郡二十五年分合浦立高梁郡本涼縣皆杜獻帝之世而高陽國則晉泰始元年所置見本志此以爲桓靈增置者誤也後漢書西南夷傳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又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劉昭以爲安帝延光三年置此二郡志反失之

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郡新興樂平帶方譙樂西平新平略陽陰平陵章武南鄉襄陽所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

漁陽
廬江

按新興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置樂平析上黨地西平析金城地新平析安定右扶風地略陽析漢陽地本名廣魏晉初更名陰平即廣漢屬國帶方析樂浪地譙析沛郡地樂陵析平原地章武析勃海河間地南鄉析南陽地襄陽析南郡地攷新平郡獻帝初平元年置其時曹公尚未得政帶方郡則公孫度所置與魏無涉又獻帝初平四年分漢陽置永陽郡興平二年置西海郡建安三年置城陽郡志皆失之又按本志西平新平二郡下俱云漢置魏武定霸猶奉漢號謂漢置可謂魏武置亦可也樂平陰平章武三郡下俱云晉置則與此文相戾

矣

而文帝置弋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晉改爲汲郡朝歌本河內地陽平本東郡地建安中割以益魏郡及文帝受禪乃復析之魏志稱文帝分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此不數廣平者漏也弋陽析江夏汝南地魏興新城皆析漢中地義陽析南陽地卽漢末之章陵郡安豐故廬江地攷魏志田豫爲弋陽太守杜太祖時則建安之末已有弋陽郡而劉靖黃初中爲廬江太守則亦嘗置廬江郡矣

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少平陽按蜀置西城房陵上庸三郡魏

文幷爲新城郡以降將孟達爲太守明帝誅達復分其地爲上庸錫郡錫郡旋廢故志不及也平陽析河東置又本志稱魏置者尙有廣平城陽汝陰魏置後廢昌黎卽漢之遼東屬國四郡

得漢郡者五十四焉　按續漢志所載郡國百有五蜀得其十一吳得其十八其餘七十有六魏武省其七則魏所得漢郡當爲六十九矣漢司隸部之河南河內河東恒農京兆馮翊扶風豫州之潁川汝南梁國沛國陳國魯國冀州之魏郡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閒淸河趙國勃海兗州之陳留東郡東平任城泰山濟北山陽濟陰

徐州之東海琅邪彭城下邳廣陵青州之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荆州之南陽揚州之九江并州之上黨太原西河雁門涼州之隴西漢陽（郡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張掖居延二屬國幽州之涿郡廣陽代郡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昌黎（郡遼東屬國）皆魏所有不止五十四也

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

按巴東巴西皆析巴郡置江陽本犍爲枝江都尉此三郡皆置於劉璋時汶山郡漢武所立後廢靈帝復立漢嘉郡蜀郡屬國亦靈帝所立非始於先主也朱提郡

犍爲屬國亦稱犍爲南部（見華陽國志）涪陵初稱巴東屬國與宕渠皆析巴郡地梓潼析廣漢地後主增二（雲南與古）按雲南郡分建寧永昌置興古郡分建寧牂柯置皆杜建興三年建寧漢之益州郡也志云劉禪改廣漢屬國爲陰平郡（見益州篇）此以陰平爲魏武所置故不數又華陽國志稱劉氏延熙中分置東廣漢（咸熙初省）及南廣郡志皆不及得漢郡者十有一焉　謂巴蜀漢中廣漢犍爲牂柯越巂益州永昌及蜀郡犍爲二屬國也

吳主大皇帝初置郡五（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廬陵南部）臨賀析蒼梧地

武昌析江夏地新安析丹陽地本名新都晉初改曰新安廬陵南部
郡晉之南康郡也漢武置珠崖儋耳二郡元帝時罷孫
氏置郡亦不見於陳壽志惟陸凱傳云赤烏中除儋耳
太守意者合珠崖儋耳爲一郡乎孫權嘗改合浦爲珠
官郡孫亮時復舊名此珠官非珠崖也廬陵鄱陽高
涼三郡亦孫氏所置志誤以爲桓靈時置故不及權又
嘗置西陵郡以甘寧爲太守置彭澤郡以呂範爲太守
置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皆不久而省
少帝景帝各四少臨川臨海衡陽湘東景天門建安建平合浦北部臨川郡豫章
東部臨海郡會稽東部衡陽郡長沙西部湘東郡長沙

東部建安郡會稽南部天門析武陵地建平析岩都地吳錄孫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北部尉領平山與道寧浦三縣晉志寧浦郡吳置郡此合浦北部也廣州記建安廿三年吳分鬱林立寧浦郡治平山縣與吳錄異

歸命矣亦置十有二郡始安郡零陵南部始興郡桂陽南部郡陵郡零陵北部始安始興郡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東陽桂林鬱陽岩都

安成析長沙豫章廬陵地新昌析交阯地九德析九眞地吳興析吳丹陽地東陽析會稽地桂林析鬱林地武平則扶嚴地也岩都都本劉備分南郡置張飛孟達樊友相繼爲太守建安廿四年入吳杜孫權時非皓所置

也滎陽非吳地畢中丞沅以爲營陽之譌良然然志云穆帝分零陵立營陽郡宋志亦云江左分零陵立則亦非晧所置矣

得漢郡者十有八　謂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丹陽會稽吳豫章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實十七郡而云十八未詳

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滎陽上洛頓邱臨淮東莞襄城汝陰長廣廣甯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毗陵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略陽樂平南平滎陽析河南地即漢末之滎陽都尉也上洛析京兆地頓邱析東郡地臨淮析下邳地東莞析琅邪地襄城

析潁川地汝陰析汝南地長廣析東萊地廣甯析上谷地昌黎卽遼東屬國新野隨義陽皆析南陽地毗陵析吳郡地宣城析丹陽地南康卽廬陵南部晉安析建安地甌浦卽合浦北部始平析京兆扶風地略陽卽廣魏改名南平則因吳南郡改名也義陽樂平皆魏置而又入增置之列陰平亦以爲魏武置而又重出前後不檢照如此又檢本志晉初分廣漢立新都郡分河閒立高陽國分勃海立章武國此處皆未之及高陽章武已入漢魏所置之列新都一郡不宜遺漏也

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所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

舊九十三置二十三今據續漢志與本志參互攷之後漢郡國一百五并省者八陳漁陽上郡五原雲中定襄朔方張掖屬國也改舊名者十二濮陽即東郡高平即山陽淮南即九江天水即漢陽范陽即涿郡燕即廣陽建寧即益州蜀改陰平即廣漢屬國蜀改漢嘉即蜀郡屬國漢末改朱提即犍爲屬國蜀改西海即居延屬國漢末改昌黎即遼東屬國魏改也漢末增置者六博陵新平西平西郡南安汶山也魏置者十五平陽廣平陽平譙弋陽安豐樂陵帶方本公孫度置新興襄陽新城魏興上庸廣魏南鄉也蜀置七巴東巴西江陽皆劉璋置梓潼涪陵雲南興古也吳置二十六廬陵鄱陽宏都本劉備置天門建平衡陽湘東邵

陵武昌安成吳興東陽新都臨海建安臨川新昌武平九德臨賀始安始興桂林高涼高興寧浦也新置二十二滎陽上洛汲頓邱襄城汝陰章武高陽廣甯樂平始平新都城陽長廣東莞臨淮義陽南平宣城毗陵晉安南康也義陽東莞章武汝陰城陽長廣諸郡魏時皆有之志以爲晉置恐未盡然或中廢而復立耳又改廣魏曰略陽南鄉曰順陽吳之新都曰新安其仍漢舊名者八十五郡耳又按本志司州統郡國十二兗州八豫州十冀州十三幽州七平州五幷州六雍州七涼州八秦州六梁州八益州八寧州四青州六徐州七荆州二十二揚州十八交州七廣州十合計之止一百

七十二蓋青州脫北海一郡

凡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　此古法徑一周三之率七十下當有一字天文志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徑三十五萬七千里亦是古率而與此小異

陽平郡清泉縣　本清淵避唐諱改（敦煌郡淵泉作深泉亦避唐諱）

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恒農譙松滋大戚八縣　大戚即廣戚隋避煬帝諱改

陳留國魏武帝封　袁廷檮曰武帝當作元帝即常道鄉公也晉受禪封爲陳留王追謚元皇帝

濟陽郡漢置統縣九　按漢無濟陽郡蓋濟陰之誤卞壺傳濟陰冤句人宋書州郡志於城武離狐二縣竝云晉太康地志屬濟陰可證今志作濟陽爲傳寫之譌也惠帝分陳留爲濟陽國領濟陽考城諸縣與此郡全不相涉晉志亦失書

東平國剛平縣　續漢志濟北國有剛縣前漢屬泰山郡左傳哀八年齊人歸闡杜預注杜東平剛縣北是晉時仍名剛也而隱五年衛師入郕注又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此志又云剛平未審孰是

泰山郡南武城縣　按續漢志泰山郡南城縣故屬東海

漢書本作南成後漢始加土旁不知何時增入武字攷景獻羊皇后惠羊皇后羊祜傳宋書羊欣羊元保傳竝云泰山南城人武帝分泰山郡置南城郡封羊祜爲南城郡公亦以縣得名也宋齊州郡志隋地理志皆稱南城無云南武城者惟晉志多一武字殆因下文有南武陽縣相涉而誤耳杜預注哀十四年傳云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其注襄十九年經城武城則云泰山南武城縣二文似相牴牾欤劉昭注續漢志引襄十九年注亦云南城縣初無武字則杜注此條武字亦後人所增也南城本春秋武城之地史記亦有南武城之稱（見仲尼弟子列傳）但晉世祇名

南城不名南武城

新泰縣故曰平陽　漢志泰山郡有東平陽縣云東者別于河東之平陽山陽之南平陽也續漢志無此縣蓋嘗并省未審何時重立春秋宣八年城平陽杜預注今泰山有平陽縣卽此平陽矣其改名新泰據水經注杜晉武帝元康九年元康惠帝年號或太康之譌

東牟縣故牟國　東字衍攷兩漢志泰山郡有牟縣卽春秋牟國也與東萊之東牟非一地羊祜傳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是晉時亦名牟縣也

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秦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　按晉南渡後僑置徐兗青諸州俱不加南字劉裕滅南燕收復青徐故土乃立北青北徐州而僑置之名如故是時兗境亦收復不別立北兗州但以刺史治廣陵或治淮陰而遥領淮北實郡義熙末乃以兗州刺史治滑臺而二兗始分然僑立之州猶不稱南至永初受禪以後始詔除北加南沈休文州郡志謂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此特據後來之名追稱之非當時有南兗南青之名也此志乃謂成帝後改南兗州則自郗鑒以後領兗州刺

史者紀傳一一可攷曷嘗有稱南兗者乎蓋唐初史臣誤仞宋代追稱爲晉時本號著之正史沿譌者千有餘年至予始覺其謬願讀史者共審之

安帝分廣陵郡之建陵臨江如皋鹽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屬南兗州　以宋志攷之安帝義熙中分廣陵立山陽郡所統者山陽鹽城本鹽瀆安帝改東城左鄉四縣也又分廣陵立海陵郡所統者則建陵臨江如皋鹽海蒲濤五縣也志誤

置南新蔡郡屬南豫州　按晉世無南豫之名宋武經略中原以豫州鎮壽陽而遙領淮北諸實郡豫猶未分至

永初受禪後分淮東西爲二乃有南豫之稱此志亦誤以宋人追稱爲晉時本號也宋志江州有南新蔡卽是此郡晉屬豫州至宋改屬江州耳

章武國泰始元年置　按序稱魏武置十二郡章武其一也杜恕坐事徙章武郡杜魏嘉平元年是章武郡不始於晉矣

燕國安國縣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　安國當作安樂卽漁陽之安樂也魏武省漁陽郡蓋幷入燕郡其近塞地則棄之

代郡當城縣　當城當作當城

穆帝永和五年慕容儁僭號於薊是爲前燕七年儁移都於鄴　按本紀永和八年儁僭帝號于中山稱燕與此不同攷載記儁以永和五年僭卽燕王位其時尚都龍城未得薊也其徙都薊蓋杜永和六年次年克中山又次年克鄴僭帝號猶都薊城也儁之遷鄴當杜升平二年以後志未得其實

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　按帝紀泰始十年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年月不合攷衛瓘傳瓘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至鎭表立平州後兼督之則分立平州之議

出於瓘瓘以秦始七年八月被命之鎮是平州當置于秦始不當杜咸寧也

惠帝改新興爲晉昌郡　新興郡治九原此幷州之晉昌也志又云惠帝元康五年分敦煌酒泉爲晉昌郡此涼州之晉昌也同時有兩晉昌郡或有一誤

京兆郡陰般縣　卽漢之陰槃也（續漢志作陰盤）兩漢皆屬安定

宋敏求長安志臨潼縣東新豐故城卽高帝爲太上皇所立後漢靈帝末徙安定郡陰盤縣寄治於此城今亦謂之陰盤城

安定郡西川縣　兩漢無此縣

有秦國流人至江南改堂邑爲秦郡僑立尉氏縣屬焉

按宋志安帝改堂邑爲秦郡此志繫于元帝攷王國寶毛泰爲堂邑太守並杜安帝時則堂邑之改秦郡是安帝非元帝審矣尉氏爲陳留屬縣攷義熙中檀韶向彌檀祇並爲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虞邱進亦以秦郡太守督陳留郡事則陳留僑郡亦杜堂邑界當是義熙九年土斷時省陳留郡以其縣入秦郡也

武威郡揖次縣　當作揖次孟康讀揖爲子如切漢隸胥旱二字多相亂故譌爲揖隋開皇初改廣武縣曰邑次又因揖邑同音而譌也

西海郡故屬張掖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
按劉昭注續漢志以爲建安末立
陰平郡秦始中置統縣二陰平平廣　按志敘魏武置郡
十二陰平居其一而益州篇云劉禪建興二年分廣漢
屬國爲陰平郡此又云秦始中置一卷之中三處互異
又攷宋書州郡志北陰平領陰平平武二縣平武蜀立
本曰廣武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此志作平廣亦誤
江左分梁爲秦寄治梁州　按孝武立秦州寄治襄陽安
帝世始治梁州之漢中南鄭耳據宋志江左又僑立安
固懷寧二郡屬南秦志卻未及

安帝時又立新巴汶陽二郡　按宋志荆州有汶陽郡先屬梁州即此郡也但何承天志云新立似非晉所置南齊書蠻傳云桓溫割以爲郡又不當安帝時

又有北新巴華陽南陰平北陰平四郡　按華陽郡宋志云永初郡國何志並無徐志新立則非晉所立矣上文稱晉人流寓於梁益者仍於二州立南北二陰平郡此復舉南陰平北陰平亦似重出

其後又立巴渠懷安宋熙臼水上洛北上洛南岩渠懷漢新興安康等十郡　按十郡之名並見宋志然巴渠懷安宋熙北上洛彼志皆云新立則非晉所置矣且宋熙

之名不應晉末先有之也白水郡永初郡國何志皆無之徐志始有則亦宋所立非晉置矣懷漢宋孝建二年立新興宋末省晉昌郡立安康亦宋末立皆非晉置蓋晉志敘江左僑置州郡多不可信

獻帝初平元年劉璋分巴郡立永寧郡建安六年改永寧爲巴東以巴郡爲巴西二十一年劉備分巴郡立固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固陵爲巴東郡巴西郡爲巴郡

按華陽國志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安漢趙韙（三國志作趙韙）建議分巴爲二郡韙欲得巴舊名故白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龐羲爲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

爲永寧郡朐忍至魚復爲固陵郡巴遂分矣建安六年魚復蹇允白璋爭巴名璋乃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從義爲巴西太守是爲三巴肰則固陵郡亦劉璋所分特初分三郡時以故巴郡爲永寧治江州而移巴郡之名于安漢出于趙韙私意故永寧固陵二郡民起而爭之由是巴郡還復其舊而以新置之巴郡爲巴西固陵爲巴東此三巴掛設之本末也水經注云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爲三郡可證三郡之分始于劉璋而三郡俱有巴名則杜建安六年此志云云非其實矣又攷劉焉以興平元年卒子璋始爲益州牧則初平元年璋尚

未牧益州諸書俱屬之劉璋未免有誤或初平當爲興平之譌乎譙周巴記初平六年（初平紀元止于四年此云六年誤）趙顓分巴爲二郡欲得巴舊名故郡以墊江爲治安漢以下爲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寧爲巴東郡墊江爲巴西郡今按晉宋二志安漢竝屬巴西不屬巴東宋志墊江漢舊縣建安六年度巴西劉禪建興十五年復舊蓋初平以安漢墊江屬新置之巴郡建安六年改新巴郡爲巴西則兩縣俱隸巴西矣又攷晉宋二志巴郡領縣四江州臨江墊江枳惟墊江由巴西改屬乃杜蜀後主之世若臨江江州皆永寧郡之屬縣而後來並屬

之巴郡豈非永寧後改巴郡之明證乎三國志張飛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是巴郡仍治江州也法正與劉璋牋言張益德數萬之眾已定巴東又云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是巴郡之外又有巴東巴西劉璋時已朕矣而華陽志云巴東郡先主入益州改爲江關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魚復羊渠及安都巫北井六縣爲固陵郡章武元年朐忍徐慮魚復鹽機以失巴名上表自訟先主聽復爲巴東此則蜀先主之世又改固陵復以郡人言仍稱巴東也

太和八年復爲晉有　太和當作太元苻堅之敗杜太元八年其後二年始復梁益史約略言之耳

隆安二年又立晉熙遂寧晉寧三郡　按梁州篇稱桓溫平蜀之後於德陽界東南置遂寧郡此復載於益州篇或初置屬梁州後乃改屬益州乎又安帝立始康郡義熙中時延祖嘗爲始康太守志失載此郡

太安二年惠帝復置寧州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爲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曰晉寧分牂牁立平夷夜郎二郡　按宋書州郡志太安二年復立增牂牁越巂朱提三郡志不載增領三郡其失一也王遜傳遜以地勢

形便上分牂牁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志惟載平夷夜郎不及南廣梁水二郡其失二也且王遜以永嘉四年除寧州刺史踰年乃至鎮宋志以爲永嘉五年所分與遜傳相應此志作二年恐是轉寫之誤

地理志下

濟南郡漢置統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　按漢之濟南治東平陵（今歷城縣地）領縣十四與此所領無一同者輿地記云晉以平壽爲濟南郡治攷其屬邑乃漢北海

平原膠東地非濟南地也（于欽齊乘引之）據此似晉之濟南與漢之濟南名同而實異矣及讀宋志濟南太守領廣城（當作歷城）朝陽著土鼓逢陵平陵（即東平陵也）六縣土鼓逢陵二縣下云晉無則歷城四縣皆晉所有也朝陽縣下云晉曰東朝陽太康地志屬樂安則歷城諸縣杜晉俱屬濟南也又北海太守領都昌膠東劇即墨下密平壽六縣惟劇縣下云晉太康地志屬琅邪（今志屬東莞）其餘五縣不云改屬則晉時平壽諸縣仍屬北海也又攷杜預左傳集解濟南郡有歷城縣（見桓八年）十有平陵縣（見莊十年）有於陵縣（昭十年）有濕陰縣（哀十年）而平壽（見襄四年）及即墨縣（襄六年）自

屬北海郡北海又別有都昌縣莊元年皆不與此志合武帝紀泰始元年封皇從叔父遂爲濟南王淩爲北海王是北海與濟南竝置今志有濟南無北海始悟此志本有脫文後人以北海所領之縣誤連綴於濟南郡下或遂謂晉之濟南不治歷城乃治平壽豈其然乎惟祝阿一縣杜元凱明云今屬濟南郡永初郡國志濟南郡亦有祝阿則不當列于平壽四縣之下蓋文字爛脫之餘後人妄爲補綴耳後讀魏書地形志濟南郡之歷城著今本誤作著平陵朝陽四縣俱云二漢晉屬句太原郡之祝阿縣則云二漢屬平原晉屬濟南正與予言合惟北海

郡之下密都昌平壽膠東四縣皆云晉屬齊郡後屬似此數縣晉世嘗併于齊郡後乃仍歸北海朕亦是齊郡非濟南也

長廣郡咸寧三年置　按三國志何夔傳太祖時遷長廣太守則漢末已有長廣郡但晉之長廣郡止領三縣而夔上言所領六縣似晉時郡境視魏爲削矣

又分城陽之黔陬壯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營陵安邱大劇臨朐十一縣爲高密國　按營陵以下五縣皆隸東莞不隸城陽恐有脫文也東莞有廣縣此云大者疑亦避隋煬諱改之

以僑立州爲南青州而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
按晉無南青州之名說已見前此亦誤承宋志追稱
以爲本號也省青州入兗州杜永初受禪以後不應闌
入晉史
東莞郡太康中置按三國志太祖禽呂布以尹禮爲東
莞太守臧霸傳黃初中胡質爲東莞太守胡質傳明帝時張
緝爲東莞太守張既傳而司馬晃爲東莞太守亦杜魏代
晉書本傳則漢末至魏已有東莞郡矣晉武帝卽位之初封
叔父伷爲東莞王是晉初本有東莞郡非太康始置也
但咸寧三年徙東莞王伷爲琅邪王卽以東莞益其國

自後東莞不爲郡者九年至太康四年仙蒙而後東莞復爲郡耳北海之劇縣晉志隸東莞而太康地志云屬琅邪者太康之初東莞并于琅邪也水經注東莞縣魏文帝黃初中立爲東莞郡不知建安中已有之

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按淮陽四郡宋志皆杜徐州部內卽晉末之北徐州彼志云淮陽晉義熙中土斷立北濟陰宋孝武孝建元年立則皆非元帝僑置矣安帝紀義熙五年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寇宿預陽平太守劉千載爲賊所執此陽平僑置淮北之證淮陽領甬城宿預等縣去京都水七

百陸五百五十亦淮北地也志既云臨淮淮陵淪沒石氏乃置此四郡則四郡豈杜淮南徵獨與宋志不合即與安帝紀亦自相抵牾矣宋末失淮北始僑立北淮陽北濟陰於廣陵陽平於山陽志殆誤仞宋末僑置之郡以爲元帝所立乎

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　按元帝之世蔡豹爲徐州刺史鎮下邳豹死而卞敦以刺史鎮泗口尋退保盱眙未聞有南北徐之分此一誤也當時僑立諸郡或杜江南或杜江北雖非故土

而不加南字義熙收復全徐由是有北彭城北琅邪北蘭陵之稱永初受禪乃詔郡縣寓立於南者聽以南爲號以北爲名者悉除之而志謂元明之世已有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南彭城南下邳南東莞諸名此二誤也頓邱本屬司州卽使僑立徐土徐州刺史得兼督之而未經土斷當猶存司州之名不得云屬北徐州此三誤也東平本屬兗州雖僑置江南與東海琅邪蘭陵之元屬徐州者有別未經土斷當猶屬兗州不得云屬南徐州此四誤也

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　按晉無太平郡當是廣平之誤

宋志謂永初郡國有廣平郡寄治丹徒後省爲縣屬南太山者是也

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州淮南仍爲徐州統彭城沛下邳蘭陵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十一郡　是時徐州全境俱已收復分爲二州畫淮爲界志稱淮南仍爲徐州可見前此無南徐之稱也彭城以下十一郡皆北徐州所統（當時本稱北彭城北沛北下邳北蘭陵北東莞北琅邪志依永初詔書除北字）依宋志尚失數東海一郡而北濟陰爲宋孝建所立不應義熙已有之當去北濟陰而增東海爲十一郡也其徐州仍寄治京口而遥領廣陵山陽海陵盱眙

鍾離諸實郡志不言北徐州所統郡而直以彭城等十一郡繫於徐州之下豈誤仞彭城等爲淮南僑置之郡乎然徐州所統合僑郡實郡計之實不止十一而淮陽以下四郡皆杜淮北不杜淮南進退皆失據矣

晉武平吳分南陽立義陽郡（下文云義陽郡太康中置太康元年卽平吳之歲也）按武帝泰始元年卽封從伯父望爲義陽王是義陽置郡不始於太康當是因魏之舊耳敘例以爲魏文帝置攷三國志黃初三年改封章陵王據爲義陽王景初元年分襄陽之都葉縣屬義陽郡又鄧艾義陽棘陽人來敘鄧艾俱云義陽新野人是魏有義陽郡矣

順陽郡太康中置　按順陽卽南鄉郡水經注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爲南鄉郡逮晉封宣帝孫暢爲順陽王（杜太康十年）因爲立順陽郡而南鄉爲縣（舊治鄾城永嘉中丹川浸沒至永和中徙治南鄉故城）本志亦云建安十三年魏武得荆州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晉武帝平吳改南鄉爲順陽郡則此云太康中置者非也但順陽郡名則定於太康耳杜預注左傳云穀國杜南鄉筑陽縣北又云商密今南鄉丹水縣又云析今南鄉析縣又云陰縣今屬南鄉郡蓋杜氏注左時猶未有順陽之封也敘例太康元年增置郡國二十三不數順陽以順陽卽南鄉也

義陽郡統縣十二　水經注引闞駰十三州志云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于安昌城與此多寡迥異攷杜元凱注左傳云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又云鄧國今義陽鄧縣又陳壽蜀志來敏鄧芝俱云義陽新野人皆與此志合駰所說恐未足據

惠帝又分義陽立隨郡分南陽立新野郡　按義陽本領十二縣新野穰鄧蔡陽隨安昌棘陽（一本作棗陽）厥西平氏厥西是一縣平氏是一縣今本或以厥爲一縣西平氏爲一縣誤義陽平林朝陽是也後分新野穰蔡陽鄧棘陽等縣立新野郡則新野亦義

陽所分矣卽云義陽故屬南陽而以例言之當云分義陽不當云分南陽也水經注晉咸寧二年封扶風武王少子歆爲新野郡公割南陽伍屬陽蔡陽穰鄧山都封焉按本傳歆始封縣公其進封郡王乃杜惠帝時與水經注不合伍屬二字亦譌志又云穆帝時以義陽流人杜南郡者立爲義陽郡安帝又僑立南義陽東義陽郡是晉時有四義陽矣又按隨穆王整傳整封淸泉侯先薨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爲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王則隨郡之分杜武帝時非惠帝所分矣宋志亦云太康年分義陽爲隨國

桓溫又分南郡立武寧郡　按宋志武寧太守晉安帝隆

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蠻立桓玄傳亦載此事此云桓温誤也

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置衍）字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荆州　按宋志晉懷帝永嘉元年立湘州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此志於咸和省併義熙復立皆闕而不書疏漏甚矣

秦始皇并天下以置郡會稽九江三郡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盡有其地　按項羽封英布但得九江一郡耳非能盡有楚故地也是時羽自稱西楚霸王王梁楚九郡若盡以與布羽更有何地乎史漢皆無此語

景帝四年封皇子非爲江都王幷得鄣會稽郡而不得豫章　按漢書地理志廣陵縣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幷得鄣郡而不得吳吳卽會稽郡也而會稽郡下又云景帝四年屬江都二文自相矛盾攷江都易王傳稱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謂江都王所治卽吳王濞故都非能盡有其地也嚴助朱買臣爲會稽太守其時江都國尚無恙則會稽之不屬江都明矣

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而揚州統丹陽吳郡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晉陵十一郡　今自丹陽至晉陵數之止十郡蓋脫會稽一郡

改陵陽爲廣陵　廣陵當作廣陽

錢大昕學

律曆志上

應鍾之數四十二雜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十六夷則之數五十一夾鍾之數六十八無射之數四十五中呂之數六十　此皆約其大數言之若論三分損益之密率則應鍾之數四十二又三分之二雜賓之數五十六又九分之八大呂之數七十五又二十七分之二十三夷則之數五十又八十一分之四十六夾鍾之數六十七又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三無射之數四十四又

七百二十九分之六百九十二中呂之數五十九又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二千三十九也凡餘分之數過半以上當進之不及半當棄之今應鍾之餘分過半而祇云四十二奕鍾之餘分不及半而卽云六十八於算例未密或傳寫之譌

揚子雲曰聲生于日謂甲已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也　按太玄又云甲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證以史記徵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之文則甲已當爲徵丙辛爲羽丁壬爲角也

造黃初曆以四千四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十爲斗分　按宋志千二百五爲斗分此多一十字誤也韓翊本謂乾象減斗分太過故稍益之非謂四分當復令用斗分千二百五十不惟强于四分且强於三統理所必無故知宋志爲是也

至平中劉洪改爲乾象　至平當作熹平或至下脫熹字

黃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時未日蝕　天文志作戊辰晦蓋二十九日也若二十七日去合朔尚遠豈有合朔之理此傳寫差誤

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寅　天文志作庚申晦此作寅

誤

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日加壬月景蝕　當云月加景景者丙也避唐諱改丙與壬衝故月蝕此脫一加字

乾象曆乾法千一百七十八　諸本脫八字今以意增益倍紀法爲乾法也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　四十當作三十

通數四十一　四當作三

日法四百五十七　當云千四百五十七脫千字

餘歲三千九十　餘歲當作餘數三統術所謂策餘也

章月二百四十五　四當作三

會日萬一千四十五　會日當作會月

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　有本或作不誤

求二十四氣置冬至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　按乾象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二千三百五十六者四因紀法也置餘數三千九十以二十四氣平分之各得百二十八又四分之三數有奇零不便布算故以四因之五百一十五者四因百二十八又納餘分三也小餘滿紀法爲日小餘既四因之故亦四因紀法爲日法也當云置冬至大餘四其小餘今本脫此四字耳

求次没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六十　當云小餘六十四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百五十八　月行每日十
三度二百一十七分積二十九日行三百八十七度四
百三分滿周天去之餘二十二度二百五十八分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三百一十二小分滿會數從大
分大分滿紀法從度　大分三百一十二之下疑脫小
分二十三五字法以章歲乘通法如會數而一得一萬
七千三百九十二又四十七分之二十三即小分也以
紀法除所得數得積度二十九又不盡數三百一十二
是爲大分　大分以紀法爲分母小分以會數四十七爲分

毋每月月行一周天又多行二十九度五百八十九分之三百一十二又四十七分之二十三也

以章閏乘餘年滿章月爲積閏　章月當作章歲以比例之理言之章歲與章閏若積年與積閏也若以章月爲法則當以章閏乘積月滿章月得積閏法爲章月與章閏若積月與積閏

五滿會率得一月　五字衍蓋因上文而重出耳

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求次卦一本次作坎誤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

小餘　按六十四卦用事直日之法本之京房而乾象景初正光諸術皆用之其法以坎離震兌用事杜分至之首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餘卦皆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惟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八十分日之十四較它卦少七十三分所少之數卽四正卦坎離震兌用事之分數也乾象術推卦用事以乾法千一百七十八當一日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千七十五卽八十分日之七十三强也千一百七十八分日之百三卽八十分之七弱也必倍其小餘者乾象推冬至術以紀法五百八十九爲日法今以千一百八十八爲日法是倍紀法之數故必倍其

小餘乃可入算也景初術推卦用事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與乾象異何也曰景初推冬至以紀法千八百四十三爲日法其推卦用事則以元法萬一千五十八爲日法元法乃六倍紀法之數故亦六其小餘無二理也正先術推冬至與推卦用事竝以蔀法六千六十爲日故卽因冬至大小餘與乾象景初數殊而理不殊也

推五行用事置冬至大小餘加大餘二十七小餘九百二十七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　此亦四因紀法爲日法也當云因冬至大餘四其小餘滿其法得一度辰　度字衍

一日十四度十分月行分三百七十六　三當作二月行分者每度以十九乘之加入餘分則一日所行之分也益二十二　每日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以十九通之得二百五十四是爲小周月行分杜盈限以過於小周爲益不及小周爲損其杜縮限則反之不及小周爲益過于小周爲損損之益之亦恰合小周之數也

五日十四度八分　八分兩字衍

八日十三度七分損四　月行一轉惟第八日第二十二日此兩日恰合平行之數無所損益朓月行由益而損正杜此日故不云損若干但云損也損下不當有四字

第二十二日亦朕朔行大分一千八百一　大分下脫萬字以周半（即半小周）乘通法得五百四十六萬四千三百二如通數而一得十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七又三十一分之二十五以曆周減之得一萬一千八百一是爲朔行大分又餘二十五爲小分也此文之下當有小分二十五五字

以上元積月乘朔行大小分滿通數四十一從大分　大小分下當更有小分二字四十當作三十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五千二百三十三分二十五　當云日餘五千八百三十二蓋朔小餘千四百五十七分之

七百七 十三其比例如五千九百六十九 即周日法之三千
一百六 十六又三十一之二十五也以周虛加之得五
千八百 三十二爲日餘二十五爲小分
求弦望各 加七日日餘二千八百八十三小分二十九半
弦望 小餘千四百五十七之五百五十七半其比例
加五千 九百六十九之二千二百八十三又小分二十
九半也 當云日餘二千二百八十三
十三日限 餘三千九百一十三微分一千七百五十二 諸本
微作徵誤 此爲後限 今按術家食限之說蓋昉於此乾象
術月行 十三日七千八百七十四分日之五千二百有

三而一入交朔入交則日蝕望入交則月蝕入交前後一日有奇皆爲可食之限過此則不食矣限餘謂日小餘以此爲限也有後限則必有前限下文云入曆杜前限餘前後限餘後者月行中道也此有前限之證也元嘉月行陰陽法本依洪術其於入曆二日之下有前限餘及微分之數十三日之下有後限餘及微分之數可證乾象元有前限當杜二日之下而傳寫脫之耳朕則前限限餘及微分之數亦可攷乎曰前限者交後之限也後限者交前之限也凡交前交後之限必相等今以後限餘減月周餘三千九百六十一併周

何承天祖沖之術竝同

日分五千二百三其得九千一百六十四滿七千八百七十四分（即月周）收爲一日餘一千二百九十分又借一分作二千二百九（即微分法）減後限微分尚餘微分四百五十七是距交一日一千二百九十分以內爲食限矣朔則前限餘當杜第二日日餘千二百九十弱也宜于二日之下添注一十九字云限餘千二百八十九微分四百五十七此爲前限則前後之文相應矣

朔合分萬八千三百二十八微分九百一十四微分法二千二百九　以周天乘朔望合數得二億二百四十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如會月而一得一萬八千三百二十

八卽朔合分也又餘萬一千四十五分之四千五百七十約之以五約之爲二千二百九分之九百一十四故以二千二百九爲微分法九百一十四爲微分微分今本皆作徵分誤也後放此

其餘不滿曆周者爲入陽曆餘去之餘當作滿求次月加二日日餘二千五百八十置朔合分以月周除之得二日又七千八百七十四分日之二千五百八十則每月陰陽曆一周之後入曆日及日餘也

入曆柱前限餘前後限後者月行中道也後限下脫餘字當依元嘉術增入

其餘三日而一爲少　日字衍

升分乘周率爲升分　此篇云升分者皆斗分之譌隸書斗作升與升似故傳寫易混

以合月法朔小餘幷之　合月法下當有乘字

生度數度餘　當云五星度數度餘蓋星字爛脫止存下半又脫去五字

減多爲度餘分以周天乘之以日度法約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度餘　木火土以周率減日率餘爲度餘分金水周率大于日率則卽以周天乘日率以日度法約之爲度數及度餘也

過周天法之及十分　法當作去十當作斗

木　日餘三百三十八萬四千四十六　三十當作四十

又四千下脫六百二字

火　斗分四十九萬四千二十五　二十當作一十

土　日度法二百七萬八千五百八十　八十下當有一字

水　日餘六百三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三十當作四十

不滅滿歲中朔合其年　滅字衍

章月二百四十五　四當作三

會通七十九萬百一十　以通數除之得五月又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分月之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而一食較之古術二十三分之二十稍弱亦不相遠也以章歲乘會通如章月而一得積年六萬三千八百八十一尚有餘分五十五難以入算故不立會歲之目約之則七十九萬百一十月有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食也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此以通數當會率故即以半通數今人所謂望策爲朔望合數

入交限數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三當作二依宋志改

甲子紀第一　景初術六紀而爲一元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皆紀首日名也通數乘紀月滿日法而一得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是爲紀日卽周天也以六十去之尙餘十日必耍六紀而天正朔旦冬至復于甲子也

其日蝕望者定小餘如杜中節者定小餘如所近中節間限數限數以下者算上爲日　日蝕當作月蝕如杜中節以下八字疑是衍文宋志無之定小餘法見後推合朔交會篇又按中節限數間限之分始於景初冬至日出辰初故限數最多夏至日出寅正故限數最少其餘

中節各以日出早晚分限數之多少不及此限者夜漏未盡猶爲前日也

劉子駿造三正曆以修春秋　卽三統曆也

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　按三統以三百八十五爲斗分較之四分術率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益一日此亦微分累積而成非無故而增一日也元凱似未喻推步之原故所修長曆有頻置兩閏者

斗分六百五　當改大字別爲一行不應分注沒法之下

周天八十萬五千二百二十　此文重出八十下脫九字

曆周四十萬七千六百一十　此半周天之數也四十下脫四字

會率一千八百八十三　三當作二倍朔望合數爲會率也

通周十六萬七千六百三　六百當作六十以日法除之得二十七日又六千六十三分之三千三百六十二是爲周日日餘則月行遲疾一周之日數也

周日日餘三千三百六十三　六十三當作六十二

五星約法據出見以爲正不繫於元本　古術日月五星交會俱起於一元至姜岌乃有五星約法止據出見不

耍求元郭守敬授時術不立積年蓋濫觴于此矣

可依準王景矦所撰喪服變除謂王肅也肅爲晉武之外祖父故稱謚而不名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是年八月文帝崩是年當作明年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追尊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按武帝紀泰始二年正月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宮曰弘訓不與追尊同時且弘訓皇后后妃傳作弘訓太后以咸寧四年崩泰始初固

無恙也不當入追尊之列

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　漢人稱郡守曰府君晉宣帝之曾祖量豫章太守祖雋潁川太守父防京兆尹故皆稱府君而征西獨稱將軍不相混也胄永和二年有司奏稱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領司徒蔡謨議亦稱四府君則征西亦稱府君矣宋書禮志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開封武原皆縣令而相國掾處士皆冒府君之稱自後士大夫敘述先世遂以府君爲通稱矣

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

按帝紀悼后配饗杜咸康八年后妃傳則云七年蓋定議於七年至八年三月始奉主入廟耳志云五年誤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　本紀杜四年六月

禮志中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　按褚后崩杜太元九年此云寧康中誤

博士徐藻議　此議已見后妃傳而志又載之文之複也

宋志作徐恭

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　按宋志此議祇有徐廣一人而廣傳亦載其文葢主議者廣而澄雅諸人附和之耳此議亦見后妃傳而志又載之皆當刊去其一

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　昭公事未詳當是文公之譌也后妃傳及宋志竝與此同惟宋書徐廣傳作僖公然成風薨於文公四年不當僖公之世亦未可爲據

謂宜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朞　后妃傳作齊衰三年宋書志傳亦皆作三年此云朞者誤也

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　按本紀是年九月扶風王駿薨非亮也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　帝紀后妃傳俱杜五年

禮志下

司空張華等　按武帝太康元年華未爲司空其時司空則齊王攸也且司空上公不當列于尚書之後蓋後人妄改

職官志

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

蓋自此始　按宋書百官志以榮郤爲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此志脫一句郤郤字形相涉當以郤爲正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　按宋志漢有南北軍衛京師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光武省中壘校尉置北軍中候監五校營魏武爲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蓋領軍卽漢北軍中候之職但漢之中候秩止六百石魏晉以後之領軍則以貴臣爲之自領護之權重而執金吾遂廢不置衛尉亦爲閒曹矣此志敘領軍原委不如宋志之詳備且建安四年魏武未爲丞相志亦誤

資重者爲領軍護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　按宋志領護資重者爲領軍護軍將軍此脫將軍二字

案文帝初置中衛及魏武帝受命分爲左右衛　此晉武帝事非魏武帝也魏字衍文帝亦謂晉文帝非魏文帝

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　上文所列伏波撫軍鎮軍龍驤典軍上軍輔國諸將軍雖有名號而無職司此領護等六軍及四軍五校皆典軍之官故別爲一類

輿服志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　按天文地理律曆禮樂職官食

貨五行刑法諸序首或引書傳或自立論未有冠以史臣者獨輿服一篇有史臣曰三字此義例之未衷於一也

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爲常乘　按古制乘車兵車田車皆曲轅駕駟馬惟平地任載之車駕牛乃有兩轅攷工記所謂大車之轅挚其登又難者也牛車本庶人所乘史記平準書言漢興接秦之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則漢初貴者已乘之矣晉時御衣車御書車御輜車御藥車畫

輪車皆駕牛則并施於鹵簿隋書閻毗傳言屬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是自晉至隋屬車皆駕牛也石崇傳崇與王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絶不能及客貨崇帳下問其所以荅曰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駛矣王衍傳衍引王導共載杜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杜牛背上矣王導傳導營別館以處眾妾妻曹氏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驅牛而進世說劉尹臨終外請殺車中牛祭神荅曰某之禱久矣南史劉瑱傳與何偃同從郊祀偃乘車杜前瑱蹋馬及之

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徐湛之傳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朱脩之傳至建業奔牛墜車折腳劉德願傳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前直過梁本紀常乘折角小牛車蕭璟傳郡有項羽廟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輗下牛充祭北史高允傳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彭城王勰傳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北海王詳傳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竝召入共乘犢車常景傳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元仲景

傳兼御史中尉每向臺恆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尒朱世隆傳今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乘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于闕下槐樹耍將一青牛駕車畢義雲傳高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琅邪王儼傳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王公皆遙住車去牛喚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和士開傳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牛弘傳第彌常醉射殺弘駕車牛藝術傳天興五年牛大疫死焉所乘巨犢數百頭同日斃于路側此則自晉至隋王公士大夫競乘牛車之證也

食貨志

荀羨爲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賴之

按荀羨傳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尋北鎮淮陽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則屯田石鼈乃杜移鎮下邳之前也羨以北中郎將都督諸軍故有北府之稱省文也

五行志上

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三年十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按元興二年之明年即三年也庚寅後己丑止一日蓋一事

而重出耳

后妃傳

惠羊皇后　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于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　按帝紀永康元年十一月立皇后羊氏正當倫秀專政之日其明年孫秀伏誅又明年始改元太安則此傳云太安者誤矣五行志亦稱永康元年

成恭杜皇后　諱陵陽　按宋書州郡志杜皇后諱陵此衍一陽字也咸康四年以后諱改宣城之陵陽縣爲廣

陽可證后名無陽字

太尉王夷甫外孫　按成帝諱衍故史家於王夷甫字而不名此舊史本文唐史臣亦因而不改爾

章太妃周氏　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應曰太夫人　按禮志桓溫議宜稱太夫人江虨謂可言皇太夫人與傳不同當從志

哀靖王皇后　興寧二年崩　本紀在三年

廢帝孝庾皇后　太和六年崩　本紀在元年

孝武文李太后　左僕射何澄等議應同于爲祖母後齊

衰三年　禮志作齊衰期宋書徐廣傳亦稱齊衰三年

安德陳太后　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

按帝紀追尊在安帝隆安三年此有脫文

王祥傳

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　按祥以秦始五年薨年八十五上溯漢建安九年祥始二十歲即使避地耍在其前距爲徐州別駕之日祇二十餘年耳此三十當爲二十之誤也

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

按魏志呂虔爲徐州刺史在文帝時計文帝黃初元

年祥纔三十有六耳卽被徵在黃初之末亦止四十餘何得云耳順也王隱晉書云祥始出仕年過五十蓋據舉秀才除溫令而言非指爲別駕之日也

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厲兵士頻討破之　按魏志呂虔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此傳云寇盜充斥卽謂利城叛賊也劉知幾以爲漢建安中徐州未靖時事蓋未攷魏志耳

泰始五年薨　紀在四年四月

王覽傳

以覽爲宗正卿　按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宗正廷尉太

僕大鴻臚大司農少府爲九卿而官名無卿字魏晉宋齊竝因漢制梁武帝增置十二卿始於官名下繫以卿字今晉史諸傳閒有稱某卿者如王覽傳以覽爲宗正卿何遵傳遷太僕卿衛瓘傳轉廷尉卿司馬允之傳追贈太常卿山濤傳除太常卿何攀傳廷尉卿諸葛冲摯虞傳父模魏太僕卿虞爲衛尉卿太常卿周浚傳父裴少府卿卞敦傳父俊歷位廷尉卿謝安傳父裒太常卿孫綽傳轉廷尉卿皆唐初史臣不諳官制率意增加非當時本稱

子裁撫軍長史　王導傳父裁鎮軍司馬

何曾傳

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　按高柔卒於景元四年司馬昭未爲晉王至咸熙元年封王其時三公則太尉王祥司空荀顗也傳誤

賈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　今以庾純傳攷之曾與荀顗齊王攸議云純不求供養於禮律未有違惟譏其荒酒肆忿之失石苞則詆其榮官忘親不忠不孝矣史於苞傳無貶詞而獨責曾一人抑何自相刺謬也

石苞傳

泰始八年薨　紀在九年二月

石崇傳

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

按衛瓘傳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

二事正相類又裴楷傳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事亦相近也

羊祜傳

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

按南城置郡以封羊祜祜固辭不拜郡亦旋廢故地理

志不載此郡

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　按羊祜衛瓘皆稱姓而陳準不書姓脫文也攷惠帝紀淮南王允被害之後陳準始除太尉錄尚書事其黨于趙王倫可知又淮南王允傳允率兵圍相府太子左率陳徽勸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鬬所云淮者卽準字之譌是淮南之敗準實爲之矣

陳騫傳

元康二年薨　按本紀騫以太康二年十一月薨元康惠帝年號騫不及事惠帝也

衛恆傳

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　謂鍾繇胡昭也

河閒王洪傳

混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絶宜還所生混封章武王　太妃訟之事下太常云云詔還襲章武　按元帝紀建武元年十一月封汝南王子弼爲新蔡王太興元年十一月新蔡王弼薨弼之嗣新蔡在滔還襲章武之後弼既薨于太興元年則滔上疏請還本生事斷不在太興二年矣

位至游擊大將軍　按職官志有游擊將軍無大字

太原王輔傳

魏末爲野王太守　按地理志魏所置郡無野王之名

下邳王晃傳

咸寧六年薨　咸寧武帝年號也晃事惠帝由尚書令遷司空紀書元康六年正月薨此云咸寧誤

高陽王珪傳

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　按晉宗室諸王多同名者有高陽王緝又有中山王緝有南宮王承又有譙王承高密王略傳

略字元簡　按高密孝王略字元簡而本紀書高密王簡
沛順王景字子文而本紀書沛王子文城陽懷王景字
景度而本紀書城陽王景度蓋當時諸王亦有以字行
者
新蔡王騰傳
封東嬴公　按惠帝紀光熙元年九月進東嬴公騰爵爲
東燕王本傳失書
范陽王綏傳
咸寧五年薨　本紀在四年
范陽王虓傳

永興三年暴疾薨　惠帝紀建薨于光熙元年十月按是歲十月改元光熙則當書光熙爲正

任城王陵傳

泰始元年封北海王三年轉封任城王　按武帝紀咸寧三年八月徙北海王陵爲任城王傳云泰始三年轉封未審誰是

咸寧五年薨　本紀在太康四年四月

西河王斌傳

武帝受禪封陳王三年改封西河　按西河之封據帝紀亦在咸寧三年與任城同時此傳下有咸寧四年之文

則亦以爲泰始三年矣

賈充傳

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　按晉史好采小說而此傳蕪累尤甚蓋由作史者惡充之姦故於賈后傳及此篇縷述其女淫穢之迹然左氏史公亦道中冓之言曷嘗冗俗若此乎項城軍中爲鬼所錄叩頭請命益誕妄不足信矣

劉寔傳

元康九年策拜司空　惠帝紀在永康元年

王澤傳

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皁服　按職官志諸公及開府從公加兵者主簿已下令吏已上皆絳服太尉雖不加兵吏屬亦皆絳服渾以司徒加兵於法吏屬當絳衣乃辭而不居者以一時誤恩非由功賞且政出多門恐爲權倖所忌耳

王濟傳

與甄德妻長廣公主　按晉諸公贊云甄德字彥孫司馬景王以女妻德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也見魏志后妃傳注此云長廣公主封號互異

王濬傳

太子洗馬孟康　此與注漢書之孟康未審卽一人否

山濤傳

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　按泰始初羊祜爲尚書右僕射故云執政也祜傳云王佑賈充裴秀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此傳所言似秀之危出於祜意且以權臣目祜與彼傳殊相矛盾矣羊公盛德何至有此

王戎傳

父渾涼州刺史　同時有兩王渾一太原人一琅邪人

樂廣傳

値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　按趙王倫之簒位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於倫可謂之清已中立乎

崔洪傳

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已爲左丞　按卻詵傳洪薦詵爲左丞累遷雍州刺史據此傳似先爲刺史而後爲左丞矣

李重傳

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緐多重議之見百官志　按晉書有職官志不稱百官志且亦不載李重之議又司

馬彪傳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攷晉書不立郊祀志惟有禮志亦不載彪議也張亢傳領佐著作述曆贊一篇見律曆志今志初無其文摯虞傳表論封禪見禮志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今攷禮志載衛瓘等奏請封禪表列諸臣名初不及虞若玉輅之議則輿服志亦無之惟兩社議見于禮志肰亦非輿服志也葢自唐以後修史不出一人之手志傳之文不相檢照至於如此敬播諸臣未免失其職矣

阮籍傳

景元四年冬卒　嵇阮歿于魏世又非佐晉刱業如魏荀

或宋劉穆之之比系之晉史義例安在

劉伶傳

劉伶字伯倫　劉知幾曰舊晉史本無劉伶畢卓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皇甫方回傳

王敦遣從弟廙代陶侃廙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　按陶侃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荆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温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王廙傳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荆州將吏馬俊（郎馬儁）鄭攀

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虞爲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虞杜曾傳王虞爲荆州刺史曾距之以三傳參攷則荆州將吏距王虞迎杜曾乃在虞未到州之先且所迎者杜曾非杜弢也

束晳傳

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　說文疏從流從疋以疋得聲隸變疏爲疎與束縛之束本不相涉疋古胥字古人胥疏同聲故從疋聲也疏之改束自取聲相轉如耿之爲簡奚之爲嵇耳唐人不通六書乃有

去足之說

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事上當有晉字刋本脫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

今世所傳竹書紀年起黃帝而此云夏以來然則黃帝至唐虞事出于後人附益非汲冢之舊矣紀年附注相傳出于沈約然梁書南史約傳備載所撰述初不及此書隋經籍唐藝文志載紀年或云十二卷或云十四卷俱不言約有附注則附注亦非休文所作也

卻詵傳

卻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　按卻从谷谷與朁同漢隸

从谷旁者或變爲谷故卻或作郤與从希之郤音義全
別今晉書刊本郤字亦譌爲郤而卻郤二姓遂淆而無
別今攷定望出河南濟陰者讀如隙郤正卻詵是也望
出山陽高平者讀如絺郤慮郤鑒是也陸魯望詩一段
淸光染郤郎此用卻詵事當爲仄音而黃伯思譏其誤
讀又不然矣

陸雲傳

成都王穎表爲淸河內史　晉時郡置太守王國則置內
史行太守事猶名稱率相亂如陸雲稱淸河內史亦稱
太守陸氏與林桓彝稱宣城內史成帝紀及本傳亦稱太守桓溫蘇峻諸傳

蘇峻稱歷陽內史本傳亦稱太守成帝紀孫默稱琅邪太守元帝紀亦稱內史石勒載記鄧存稱武邑內史亦稱太守鄧攸傳周廣稱豫章內史元帝紀亦稱太守華軼傳王曠稱丹陽太守陳敞傳亦稱內史顧榮傳王承稱東海太守王湛傳亦稱內史名士傳

夏侯湛傳

乃作昆弟誥　夏侯孝若昆弟誥模擬尚書乃王莽宇文泰大誥之流詞最淺劣不知史家何以錄之

潘岳傳

論二十四友岳爲其首　按二十四友姓名已具賈謐傳

而石崇潘岳劉琨諸傳又及之無怪乎叢冗之譏矣況
謐傳二十四人以石崇爲首亦自相矛盾
江統傳
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
馮翊河東空地　按後漢書西羌傳徙置天水隴西扶
風三郡與此異
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　覲當作懂
由是於彌扶羅求助于漢　彌字衍於扶羅卽劉元海之
祖也
羅憲傳

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　事亦見文立傳

追封西鄂侯　三國志注引襄陽記云晉王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此傳云追封者誤也

羅尚傳

太康末爲梁州刺史　李特載記作涼州

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　以李特載記攷之尚無退保江陽之事

荆州刺史宋岱　惠帝紀及李特載記並作宋岱

乃使兵曹從事任明詣降　李特載記作任明蜀錄作任

敾予謂當以敾爲本名晉人避元帝諱易之銳取同音
明取同義也
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惠帝紀雄自郫城攻尚尚委
城而退李雄載記亦云尚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
遁蓋尚之棄成都在李雄嗣立之後可證前此未嘗退
保江陽也
汝南王亮傳
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
八王故序而論之　按晉史以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
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八

人總爲一傳不與宣文武諸子同篇葢因晉時有八王故事一書隋志不言撰人劉孝標注世說屢引之故取其名然於勸善懲惡之旨殊未當也趙王倫晉之亂賊當與桓玄同科齊王冏起義討倫雖以驕溢致敗較諸成都河間東海之大失臣節者不可同年語矣史乃以趙倫齊冏並稱何其不分皁白乎汝南王亮爲賈后所害本無大過亦不當以煽風速禍責之

牽秀傳

武邑觀津人　按武邑觀津二縣皆屬安平國志不載分置武邑郡事然郡續傳先稱兄子武邑內史存後稱帝

假存武邑太守則當時固有武邑郡矣賈謐傳稱安平
牽秀則舉其故郡而言
劉琨傳
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于虓　惠帝紀范陽王虓
逐冀州刺史李義今以溫羨及琨傳證之虓所代者實
溫羨非李義也
匹磾從弟末波　段匹磾邵續傳作末杯杯波聲相近譯
音無定字也
祖納傳
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　按王敦未嘗爲平北將

軍傳誤也此事見世說德行篇但云王平北不著其名劉孝標注以爲王父也王衍傳父父爲平北將軍世說稱王敦必云王大將軍晉史好采世說豈此例尚未之知邪

李矩傳

聰因憤恚發病而死　是時劉聰强盛小挫未至大創何至憤恚而死此夸大之詞不足信

段匹磾傳

東郡鮮卑人　郡當作部

父務勿塵　北史徒河傳作務目塵古讀勿如沒與目聲相近

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　石勒載記及北史並作段就六眷就疾聲相近故下文亦稱就陸眷

魏浚傳

東郡東阿人也　地理志東阿屬濟北國

清河王遐傳

四子尊鬳銓端　懷帝紀立豫章王詮爲皇太子卽銓也

偏宛小異

吳王晏傳

乃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　按帝紀永寧元年六月復封賓徒王晏爲吳王不見徙封代

事賓徙縣屬昌黎郡

東海王沖傳

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　按哀王沖於明帝爲昆弟今成帝以己子繼之於哀王爲大父行故有小晚生之稱也琅邪王煥元帝子而元帝令云晚生矇弱是晉人呼其子爲晚生之證也海西公紀不言繼哀王事此史文之漏

王導傳

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按溫嶠傳亦云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此一事而傳聞異辭也裴秀傳末云王導爲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劉隗傳末云王導初拜司徒謂

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此一事而重出也

丁潭傳云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盧駿傳又云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此亦一事而重出也齊王攸傳攸薨帝哭之慟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馮紞傳帝聞攸殞哀慟特深紞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此亦一事而重出也

溫嶠傳

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　按刺史不督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南齊書百官志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憲帝末乃幷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隋書百官志其庶姓爲州若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是也攷之晉初羊祜以車騎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而別有荆州刺史楊肇王渾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揚州刺史應綽及周浚山簡以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而別有荆州刺史王澄王浚以寧朔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而別有幽州刺史石堪此都督與

刺史竝置之證也南渡以後都督例領本州刺史其兼督宅州則視權任之輕重而損益焉亦有都督而非刺史者如紀瞻以鎮東長史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應詹以南平太守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李矩以滎陽太守都督河南三郡軍事桓豁以新野義成二郡太守督沔中七郡軍事謝琰以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桓伊以淮南太守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是也朕事權較之刺史輕矣

劉隗傳

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

丈三尺　郭璞傳作丞相令史蓋本丞相府之令史以督運獲罪也

郭璞傳

身與鬼并精見二午　按遯爲乾宮二世卦六二丙午九四壬午二爻俱變故云精見二午也世爲身午火爲官鬼故云身與鬼并也遯之蠱蠱九二辛亥亥水克午火故有被創之象

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　是歲歲在壬午晉以金德王金畏火故忌午

庾冰傳

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　按晉自南渡以後僑立豫州諸郡於江淮之閒故江州刺史常兼督豫州諸郡謝尚傳庾冰蒙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哀帝紀興寧三年二月以桓沖監江州荆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譙川六郡軍事江州刺史桓嗣傳沖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江州刺史桓伊傳桓沖卒遷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王恭傳會稽王道子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四郡使愉督之何無忌傳義熙二年遷都

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所云豫州四郡者西陽新蔡汝南潁川也四郡之中惟西陽爲豫州舊郡（西陽縣漢屬江夏郡棘荆州魏晉分置弋陽郡改屬豫州）其餘皆僑置也

桓彝傳

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　傳末又附徐寧事凡百二十言與此略同若於此文竟歷顯職之下增入八字云終左將軍江州刺史而後條則盡芟之則文省而事亦無漏矣

桓豁傳

温既內鎮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　以本紀攷之是時豁所監者僅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二郡非盡督揚雍二州傳所書意在省文而不知非其實也其後進監寧益軍事又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及其卒也紀但書都督荆梁寧益交廣六州諸軍事不及雍揚者以所督止兩郡也（豁傳不載進督梁州益史失之）豁卒以其弟沖代之傳稱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而本紀但云都督荆江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不及揚雍司三州是其例也地理志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

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桓宣傳宣與李陽平襄陽陶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此義成京兆兩郡得在荊州界內也義成本以淮南人戶立故繫之揚州

桓沖傳

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當作成）七郡軍事　此所謂沔中七郡也桓豁傳

督沔中七郡

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頃之進監江荊豫三州之六郡軍事　以哀帝紀攷之六

郡者荆州之江夏隨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也當云監江州及荆豫二州之六郡軍事文義乃安

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　按本紀宣康三年五月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桓沖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鎮丹徒是時未爲車騎將軍也先是徐兗二州刺史常以北中郎將領之或加號平北安北將軍沖名位既重故加號鎮北四鎮在四安之上　以中軍將軍兼領鎮北將軍不別置鎮北府其北中郎府官吏皆并入中軍府也今書改授車騎將軍則與并中軍之文不相應又

此時徐兗豫青皆無實土州所治者揚州之晉陵耳所云六郡不知何所指也自桓溫刁彝王坦之領徐兗二州皆鎮廣陵其單稱徐州刺史自沖始移鎮京口亦自沖始而京口遂專北府之名矣嗣後王蘊代沖爲徐州刺史鎮京口謝玄除兗州刺史鎮廣陵而徐兗遂分兩鎮

謝尚傳

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六郡謂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宣城也

永和中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鎮

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　前云六郡此云五郡者不數宣城也六郡惟宣城在江東此云都督江西淮南則宣城不在所督之內矣

謝安傳

乃以桓石民爲荆州　改桓伊于中流石虔爲豫州　是時桓伊爲豫州刺史改除江州以石虔代之云中流者江州介荆揚之中也　胡詞意未甚明白

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鶂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鶂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　按桓

温以密康元年癸酉蒙安始代之至太元十年乙酉祇十有三年耳

謝琰傳

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　孫恩傳作魏偃偃與鄢通本紀作魏隱隱偃聲亦相近

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　五郡者會稽新安東陽臨海永嘉也

謝玄傳

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　今寶應縣西白馬湖卽晉時白馬也

進封玩豫寧伯　宋書州郡志豫章郡有豫寧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而晉志不載據此則晉時固有豫寧矣

桓宣傳

東府赫胄更遣猛將　此在元帝未即位以前帝以鎮東大將軍領揚州刺史故稱東府也其後以京都所在刺史不加征東鎮東之號而東府之名猶存故揚州治所稱東府城也

毛穆之傳

桓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　梁州三郡謂巴西梓

潼岩渠也見殷仲堪傳

陳壽傳

出補陽平令　按泰始十年壽上表稱平陽侯相此云陽平令恐誤壽爲張華所知武帝之世華未爲司空傳云司空張華亦誤也

孫盛傳

祖楚馮翊太守　楚自有傳以例言之當云馮翊太守楚之孫而刊去太原中都人一句

父恂潁川太守　孫楚傳作洵據此傳恂爲潁川太守在郡遇賊被害而楚傳云洵未仕而早終二文自相矛盾

攷之晉陽秋則潁川太守爲是而名當爲洵也

著晉陽秋寫兩定本寄于慕容儁　按盛以書枋頭事忤桓溫諸子私改之故與定本多不同枋頭之役在慕容暐時儁已先殁久矣

王維傳

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　剡當作郯攷三國志注隆爲肅子虔之子則雅實肅之玄孫

王恭傳

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　按晉南渡已後徐兗二州

刺史或鎮京口或鎮廣陵或鎮下邳率以一人領之太元二年以王蘊爲徐州刺史鎮京口謝玄爲兗州刺史鎮廣陵始令爲二未幾謝兼領徐州仍合爲一朱序代謝玄以青兗二州刺史鎮淮陰不帶徐州者以會稽王道子領徐州刺史故也序既移鎮以譙王恬爲青兗二州刺史鎮京口而兗州之名移於江南桓玄卒乃以王恭代之安帝卽位道子解徐州其刺史當卽恭兼領恭敗以劉牢之代爲都督別除謝琰徐州刺史琰亦司馬元顯領徐州元顯爲桓玄所害乃以桓脩爲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桓宏爲青州刺史鎮廣陵自是徐青二州隔

江分治義熙初劉裕領徐嘗以青州刺史諸葛長民鎮丹徒宋既受禪遂以京口爲南徐州治廣陵爲南兗州治而二州始有實土矣王恭出鎮之日晉陵尚屬揚州當云揚州之晉陵史有脫文爾

初都督以北爲號者非自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

按徐兗二州都督例以北爲號故有北府之稱劉裕長城征北大將軍荀羨都曇號北中郎將皆率于鎮泊汪城安北將軍以罪免庾希號北中郎將以罪誅郗鑒號平北將軍亦以病去官此皆在桓沖諸人之前者也孝武寧康元年九月刁彝以北中郎將

鎮廣陵次年正月卒其二月王坦之以北中郎將鎮廣陵次年五月卒其月除中軍將軍桓沖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鎮丹徒沖以刁王二人皆以北爲號相繼殂殞乃辭鎮北之號仍前中軍將軍故沖傳云以北中郎府并中軍也刁彝王坦之皆爲北中郎將未嘗加鎮北之號不受鎮北者獨桓沖一人論歷官之年月則刁最在先王次之桓又次之此傳倒到錯誤以帝紀及三人傳參攷之黑白了然矣

庾楷傳

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

分督　是時楷以西中郎將領豫州刺史鎮歷陽攷南渡以後豫州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姑孰而都督例以西爲號桓溫傳詔以西府經袁眞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此稱壽春爲西府也此傳云西府北帶寇戎此稱歷陽爲西府也劉毅傳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此稱姑孰爲西府也南史謝朓傳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子隆時鎮荆州則荆州亦有西府之稱矣西府北府原無定所但以當時軍府之號爲目耳

劉敬宣傳

軍次黃獸　宋書次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此作黃獸避唐諱也南史作黃武

劉毅傳

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　文稱五郡而實四郡蓋脫堂邑一郡

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按宋書武帝紀撫軍將軍劉毅抗表南征公與毅書止之似無進拜衛將軍之事或進拜而辭不受也

俄進毅爲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城當作成四郡諸軍事衛將軍荆州刺史　按桓沖傳

稱司州之河東宋書劉道規傳稱司州之河南則此四州下當脫司州二字

何無忌傳

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增督司州之恒農揚州之松滋　按江夏四郡皆屬荆州當云都督江州荆州之江夏云云豫州之西陽云云恐後人妄改之也

地理志云舊江州督荆州之竟陵郡及何無忌爲刺史表以竟陵去州遼遠去江陵三百里荆州所立綏安郡人戶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郡還荆州又

司州之恒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竝宜建督安帝從之與此傳正合

張茂傳

太寧三年卒　按本紀失書茂之卒通鑑太寧二年五月甲申茂薨蓋據十六國春秋之文當得其實

張駿傳

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　按愍帝建興元年歲在癸酉至明帝太寧元年癸未止十有一年不當稱十二年且茂傳云以太寧三年卒則太寧元年駿尚未嗣位其踳駁顯然今據通鑑茂實以太寧二年薨而駿嗣其

位仍用建興之號則與十二年之數恰合矣此元年亦是二年之譌

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　按地理志張茂以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張駿分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凡八郡爲河州與此互異

張重華傳

以書誘宛戍都尉宋距　距當作矩忠義傳矩字處規

進封福祿縣伯　前已云封福祿伯此不當云進封恐重出耳

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　按穆帝紀永和二年五月涼州牧張駿卒子重華嗣九年十月重華卒子耀靈嗣是重華在位僅八年耳傳云父卒時年十六今攷重華嗣位不及十一年則所載年歲亦不足信

李暠傳

元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是歲庚子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是歲癸亥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按北史武昭王以魏道武天興二年立當云三年刊本之譌此後主以明元太常五年而亡據河右凡二世二十一年較之晉史相差三歲攷元盛以晉義熙十三年蒙卽魏太常二年見安帝紀又三年而宋受禪

是歲西涼亡本傳乃云士業立年而宋受禪此所以誤多三年也

孝友傳

顏含　琅邪莘人也　地理志琅邪無莘縣含曾孫延之南史稱琅邪臨沂人

良吏傳

潘京　太守趙廙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送（疑是遂字）得全完其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　按京所荅者委巷相傳之言劉昭注

續漢志已疑其無所據矣予攷漢志武陵郡本有義陵縣而後漢無之蓋光武時所并省其故城想在辰陽縣界因譌爲此說耳或前漢武陵郡本治義陵光武中興乃徙治臨沅故以是實其言乎

儒林傳

劉兆　濟南東平人

東平下當脫陵字濟南在青州部內故傳云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非兗州之東平也予向疑地理志濟南郡下有脫簡今檢解系傳及此傳則濟南有著縣有東平陵縣本書已有明證矣有五子卓炤燿育臍

兆諸子既無表見何必耍列其名

史家徵人譜牒而不加刊削往往有此失

徐邈　東莞姑幕人　按地理志姑幕屬城陽郡蓋南渡後省城陽入東莞也邈與廣兄弟各有傳則篇首敘所居郡縣當刪去其一又邈字仙民傳當書而失書

文苑傳

李充　父矩江州刺史　此又一李矩非平陽之李矩也

伏滔　平昌安邱人也　按地理志安邱屬東莞郡又云惠帝元康十年置平昌郡亦不言所領何縣以宋志攷之則安邱平昌東武廣郚朱虛五縣皆隸平昌也又攷三國志孫禮歷平昌太守則魏時亦嘗置平昌郡

隱逸傳

孟陋　武昌人也　孟陋與孟嘉兄弟也一稱江夏鄳人一稱武昌人

藝術傳

戴洋　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疾本命在申　按王導傳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計其生年則武帝泰始三年丁亥歲也與本命在申之說不合

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今與此同洋曰云云乃從之　今按元帝紀建武元

年三月辛卯卽晉王位大赦改元以術推之是月癸未朔辛卯乃月九日也其二十四日丙午却非卽位之日又太興元年三月景辰百寮上尊號是日卽皇帝位以術推之是月丁未朔丙辰則月十日也三月無丙午日丙午乃二月二十九日與洋所言無一合者

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　辛與丙合丙祿在巳巳爲南方太甯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間其勝敗　按王敦作逆及祖約退守壽陽俱太甯二年事

佛圖澄　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

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　今俗傳圓光之術蓋出於此

列女傳

在諸僞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於卷末　謂劉聰妻以下諸人也然僭僞諸國非晉聲教所及其夫旣殊而異之其妻妾又引而近之於義未安竊謂劉聰妻劉氏靳康女苻堅妾張氏苻登妻毛氏慕容垂妻張氏段豐妻慕容氏呂纂妻楊氏呂紹妻張氏事關家國皆當見于載記張天錫妾閻氏薛氏李元盛

后尹氏亦當附書本傳惟蘇若蘭陝婦人王廣女三人無可附麗不妨存之卷末

桓溫傳

雄又與將軍桓沖戰白鹿原又爲沖所破　按穆帝紀苻雄悉眾及桓溫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此云爲桓沖所破非其實也

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　溫少時嘗爲琅邪太守宋書州郡志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于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

境立郡則温所治之琅邪在江南之江乘金城亦在江乘今上元縣北境也温自江陵北伐何容取道江南邪推其致誤乃因庾信枯樹賦有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之語遂疑金城爲漢南地耳不知賦家寓言多非其實卽以此賦言之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在桓玄事敗之後而篇末乃言桓大司馬聞而歎曰豈非子虛亡是之談乎此事出世說言語篇但云北征本無江陵字

孟嘉　嘉不預温逆謀非沈充於王敦可比何故附温傳之末當改入文苑

慕容廆載記

宇文悉獨官　北史作遜昵延

八年龐卒　史於僭僞之主皆書卒惟慕容龐姚弋仲二人書卒以其爲晉臣也

慕容儁載記

拜儁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　穆帝紀但云幽平二州牧

苻登載記

堅之族孫也　此稱族孫而後文屢稱曾孫不可解

興將死告同咸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　按符丕載記稱毛興爲

諸羌所殺何緣臨終付登後事一卷之中自相抵牾如此

姚萇載記

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　按魏承漢爲土德晉承魏爲金德苻氏稱木行者蓋以前後趙爲一代當水德也

姚興載記

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　此事已見苻登載記當云苻登奔平涼

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按晉宋二

志俱不言有舞陰郡當是姚興所立此四郡爲實土餘皆僑郡也

呂光載記

乾歸弟軻殫來奔　乞伏乾歸載記作軻殫

呂纂載記

道士句摩羅耆婆耆婆卽羅什之別名也　句鳩聲相近然下文又稱鳩摩羅什一篇之中名氏互異亦一病也

六朝稱僧爲道人此道士當爲道人之譌（鳩摩羅什傳亦云道士之操）

乞伏國仁載記

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涪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　按天水略陽晉舊郡武始則張駿所置漢陽卽天水郡國仁析而二之苑川在天水勇士縣

乞伏乾歸載記

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按乞伏父子生長西徼不習華書而史紀國仁言先人有奪人之心乾歸言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言孤違蹇叔以至于此詞人文飾失其本眞大率如此

項羽斬慶子以密楚　慶子者卿子冠軍也史記徐廣注卿一作慶古書慶與卿通

建安元年　建安當作隆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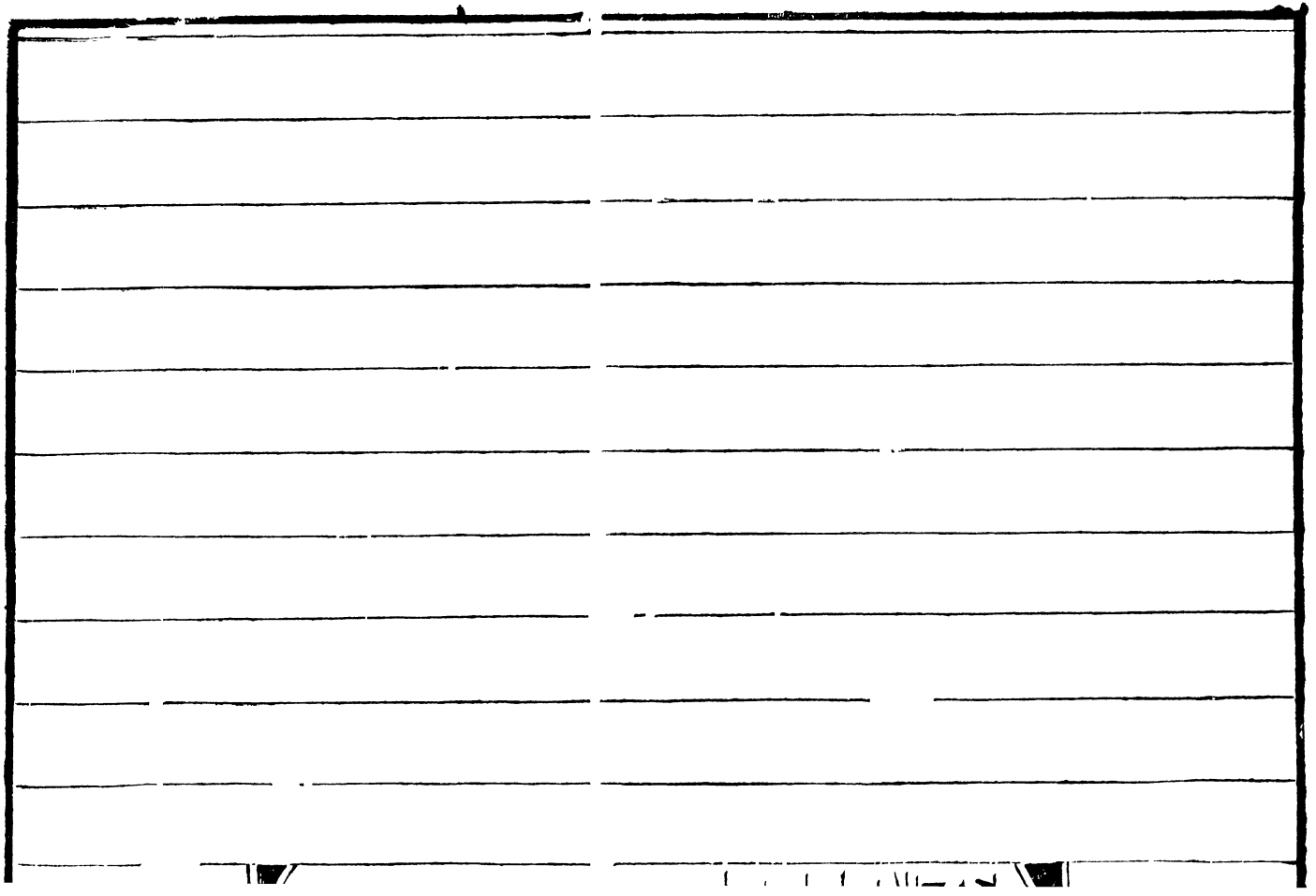
馮跋載記

蠕蠕勇斛律　蠕蠕卽柔然也魏書作蠕蠕宋齊梁書皆作芮芮周書作茹茹北史有蠕蠕傳而諸傳閒有作茹茹者蓋譯音無定字

蠕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　魏書北史俱作大檀

今大魏威制六合　按燕與魏爲敵國其臣子必多指斥之詞而北燕太史令張穆言大魏威制六合南燕尚書潘聰言滑臺北通大魏西接强秦中書侍郎韓範言可出兵并强秦北抗大魏此皆魏史臣所改（張穆事見魏收書潘聰韓

範之語當出崔鴻十六國春秋皆魏臣也唐人修晉史不當沿襲其文

禿髮烏孤載記

初壽闓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產于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　按禿髮之先與元魏同出禿髮卽拓跋之轉無二義也古讀輕脣音如重脣故赫連佛佛卽勃勃髮从友得聲與跋音正相近魏伯起書尊魏而抑涼故別而二之晉史亦承其說